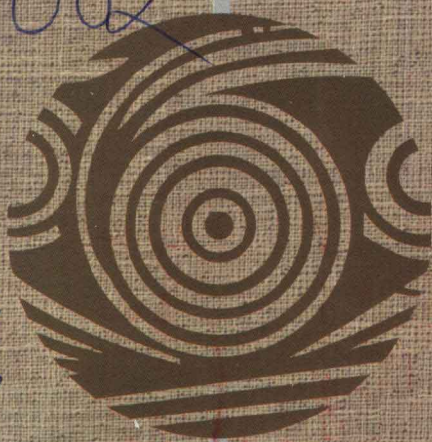


徐州文史资料



第 23 期

政协徐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1002

徐 州 文 史 资 料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徐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三年十月

目 录

灌东岁月	何赋硕(1)
向张闻天同志汇报工作	李鸿民(23)
两位将军到我家	周成倬 张伯兰(29)
吴奔星传略	关 梅(35)
生平琐记	廖序东(46)
郭影秋同志徐州革命生活片断	董助才(67)
吴季讷抗战时期在邳睢铜地区的统战工作	吴达坪(84)
国民党 83 师特务营 1948 年丰县起义	王建华(107)
画家张之仁印象	谭伯鲁(111)
高元钧在徐州的学艺生涯	王贵增(117)
“金喉歌王”在徐州	王贵增(122)

清末民初睢宁县的私塾馆	吴振华(125)
民国后期教师生活管窥	曹良质(135)
徐州的机械工业	孙继亮(148)
徐州与《金瓶梅》	吴 敢(170)
刘邦兴农策略与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 形成和发展	孙启善(200)
楚汉文化及其历史贡献	赵明奇(238)
徐州地名趣谈	赵耀煌(258)
“中日徐州会战”资料剪辑	谢学潮(432)
我与文史	李鸿民(445)

灌东岁月

何赋硕

一、到灌东去工作

1942 年底至 1943 年初我参加县委整风班学习。春节后灌云县委负责人找我们谈话说：灌东需要干部，你们三人（另外还有两人）到那里去工作。我被落实在灌东三位一体的领导机关——工委、办事处、大队部当指导员。所谓灌东，顾名思义就是灌云县东部的一个地方。它位于盐河封锁线以东，小潮河以西，东门河以南，五障河以北，是个方圆三四百平方公里，有近十万人口的地方。日伪不仅凭这几条河对我封锁，而且河的东、北、南全是敌占区。其间六里河、岑池河、义泽河等又都横贯东西，在这里坚持抗日战争，因为敌重围，又因河流纵横，运动不便，十分困难。因此，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灌东工委、灌东行政办事处、灌东大队部三位一体的领导机关，实施对三个区和东北大片敌区的地下党组织的

领导。所幸它的位置是在淮海和盐阜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夹缝中，是它们东北、西北的斗争前哨，具有战略地位，紧急情况下，可以得到主力部队的支持而得以生存。

1943年5月，工委决定调一批干部分别到基层（乡镇）充当领导，我被安排在二区岑池乡做支部书记、副乡长（乡长是开明地主封少康），第一个任务是武装保卫夏收。但这里没有乡队武装，民间的枪支也没有统计和组织，用什么去保卫夏收？首先，进行枪支的调查和对掌握枪支对象的了解，着手建立乡民兵中队，支委严如香同志为队长，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带他们到边区活动，扩大影响，震慑敌人。接着上级派来陈广涛同志为支部副书记，分管农民工作，准备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委员由张志安同志担任。张是富农，不脱离生产，支部也就设在他家。陈广涛同志在他家代饭、住宿，严如香同志的家住在本乡。乡文书、财粮助理和我就住在乡长封少康家，把粮食等供给全部给他。我们几个人工作都比较得力，也很团结，经几个月的努力，较为完整的乡政权就算建立起来了。我在这里，特别感激和怀念两个人，一是乡长封少康，他对我的生活很照顾，工作也很支持，一切都由我作主；另一个是范慕修先生，他是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抗日军人家属（其子范光同志参加

革命)。他不仅关心我的生活,还很注意我的安全。这两位长者是我们党的统战对象,他们对灌东抗日斗争局面的开展和坚持做出过贡献。

秋收之后,工委调我另行分配,我在这里的职务由陈广涛接替。工委负责同志李超然跟我说,你到岑池后这几个月,算是经受了基层锻炼。现在工委要建立情报交通站,决定由你为站长。他说现在情报站是联络处兼办的,很不合适,因为联络工作是在敌人的营垒里交朋友,有利于我们抗日斗争,而情报交通则是我们和敌人“拼刺刀”的,混在一起不好,也有碍保密。他还说交通好办,调些人给你,对上对下送信。情报要下一番功夫,关键是建立起情报网络。他这一谈把我压懵了,“什么是网络?”网在哪里?络在何方?他看出我有难色,说不要急,你自己耐心思考一下,你还可以找成可容(办事处秘书,沙里联络处的)谈一谈,征求他们意见,我们再帮你研究。“天下无难事”,经过思索和探访,我们建立了专门情报关系和社会情报关系相结合的情报体制。所谓专门情报关系即在边区、敌占区、以至在敌人的内部建立和发展情报对象,向我们定期的和即时地提供情报。社会情报关系则是要求各区的有关方面把获得的情报信息递送给我们,还有在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子中选择基本群众为对象,请他们在活动中将发现的敌

情或听到的消息即时提供给我们，并且通过地方有影响的绅士，利用他们在敌占区的关系为我们搜集敌情。记得三区的地主绅士何熙成（其弟为灌云县一区区委书记何春台，其子何儒明也参加革命工作）老先生就经常向我们递送不少消息，不取任何报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情报站初步建立起来了。1944年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扫荡，多数得到他们的预告。在建立情报网络的过程中，我经常到边缘地带进行活动，偶而利用关系深入敌占区，以至到伪军据点里和他们碰头。1943年冬和1944年初这段时间，我们党批准一些区以上负责同志，利用青帮的影响“摆香堂”收徒弟、学生，籍以争取伪军政的大小头目。有两次孙良浩同志在边区“摆香堂”，我专门跟去看热闹，物色我所需要的对象。当宣布晋贴开始，大放鞭炮，他们跪倒一片，听孙良浩训话，讲青帮的来龙去脉，号召他们遵规。整整讲了两个小时，那些人跪在坚硬土地上东倒西歪，龇牙咧嘴，丑态百出。我几乎忍不住要笑起来，心想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里胡说乱讲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大概就是革命的需要。孙讲完之后，他们大摆宴席，宴请师傅，热闹非凡，我当然沾光并且大饱眼福。凌晨三时在回归的路上，我跟孙讲，我说他们快要跪死了，你还紧着讲，他说：“我疼他们干什么！”他们这些徒弟学生在后来的斗

争中，有不少为革命做出过贡献。

交通站成立后，工委调给 13 个人、10 支步枪，收发送信全由他们担负。现在要特别讲一下宋守彬同志（通称老宋），因为他小时出了天花，留下一脸黑麻子，多数人又称他为“宋大麻子”。这不是轻视之意，而是敬重之情，富有亲切感。老宋是 1939 年秋参加我党的。1940 年秋，主力部队进抵灌云县，他带领家乡十多人到县政府参加工作，因其已近五十岁又是灌东人，过盐河封锁线比较有利，被分配在县府的交通班，专门负责县府到灌东地区的“红色信使”、长班交通，两天一来回。盐河封锁线两边的一段地区都是游击区，不论这一带发生怎样的情况，他都能千方百计地通过，完成任务从无怨言，也从未发生差错。交通站建立之后，因他家在灌东就让他住到交通站来，成为交通站的一员，执行重要任务，受到大家的尊敬。我离开灌东之后，直到 1961 年的一天，他到南京找我，说“我来看看你的，也想把家乡情况跟你谈一谈”。我明白了，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处吃不饱饭，饿肚子，看他已瘦弱得很，近 70 岁的老人，实在不得已才来的。我说你在这里住几天休息休息。当时我们有个招待所，专门接待临时来访的残废军人和烈士家属的，我把他送去，向那里的负责人介绍了他的情况，请他们安排他的食宿，虽

然也是定量吃不饱,但是要比他在家里好得多。大概住了近 20 天,他向我辞别了。他说我回去了,老是呆在这里,想必你也有难处。我实在难以处置,买张车票给他,这件事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灌东这块抗日根据地虽然不大,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使之能坚持下来,上级也曾决定给它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说不过多地刺激敌人,允许某些边缘地带搞点“两面政权”(既有我们的政权,也有敌人的政权),谓之利用敌人的政权掩护我们的政权。我所在的岑池乡也有个伪乡长。但是当时灌东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陈少新在执行政策中,持有严重的右倾情绪,对待敌人退让有余,斗争不足,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甚至主动给敌人伪化,到处搞“两面政权”,直至我们中心区,没有“两面政权”的村庄所剩无几。1943 年春,上级决定改组灌东工委,把陈少新调离,由一支队派三团团长孙良浩来担任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李超然同志为工委委员。他们于 5 月到职后,一抓发动群众,实行“一五”减租,二抓发展基层武装。1943 年冬到 1944 年春申请主力部队支援,相继拔除三区王集、二区三里沟和杨圩、一区宋集等据点,从而使伪政权土崩瓦解,根据地得以发展和扩大。我是搞情报交通的,这些战斗,领导都带着我参加,跟着指挥所活动,这又使我增加了实战知

识。

1944年4月灌东工委根据上级决定动用内线关系,准备拔除小潮河东曹庙的伪军据点,以打击敌人。4月17日下午派我到盐河西老杜庄,迎接一支队支队长沈启贤所率部队,随我同去的还有张景高同志。到老杜庄,正好碰上陈少新(此时他是中心县委敌工部长兼灌云县联络处主任)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草堆跟前谈话,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应付一下就把我支开了。时到下午六点,他发现我和张景高还在这里,又想赶我们走。他说:“他们已到西边,我就是来等他们的”,我说:“他们告诉黄昏渡河,现在还早。”他说:“现在你该去了”,并说回去告诉孙良浩到这里来一趟(两地相隔七华里)。大部队在天黑时到达河边,通过船桥向灌东三区前进宿营。我回孙二庄向工委汇报,也将陈少新的话告诉孙良浩,孙以藐视的态度骂了句“妈的”,未予理睬。孙说他今晚住在这里,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冯庄找他,下午随他们向东门河德兴河口出发。

第二天天刚黑正是平潮,渡河开始了,八九百人通过摆渡大概一个多小时才渡完。先到达彼岸的部队和指挥机关在河北集结等待。最先过去的伊东乡乡长朱训生同志到附近其表兄弟家找饭吃,饭间他表弟告诉他:“今晚八路来四个中队打曹庙,已为徐

继泰知道了，他们在曹庙的‘奸细’被抓起来了，这边（指伪徐）在曹庙外面布置埋伏，内外夹击消灭‘八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匆匆的吃了饭，就赶回来向沈启贤支队长等领导报告这一最新情况。他们经过商量，决定立即停止对曹庙的奔袭，同时计算涨潮时间，在东门河北还可呆五六个小时，想另外找个小仗打一下。经过反复思考，选不到合适的对象，值得打的路远怕时间不够，靠近的又不值得动手，从而决定当夜回师。这次行动所以为徐伪发觉，是陈少新为叛变投敌向徐继泰送去的见面礼之一。这就是4月17日下午我在老杜庄见到的陈少新和那个人鬼鬼祟祟所干的勾当。因为18日我们部队夜袭曹庙，陈少新正好也在18日黄昏从老杜庄出逃大伊山。联系到17日他叫我带信孙良浩去老杜庄和他见面，实在是意在对孙的麻痹。当然陈少新献给徐继泰的见面礼不仅这一点。

由于陈少新叛变投敌，出卖我所有核心机密，凡他知道的我地下工作关系都被破坏；对我组织与兵力配备，伪军71旅徐继泰也了如指掌。从1944年6月到10月，不断向我发动武装进攻，意在将我吞灭。工委书记、警卫团长孙良浩带领军民奋勇抗击，一次次地粉碎敌阴谋诡计。

1944年11月间，徐继泰又纠合伪军3000余人，

趁伪第一集团军孙良诚沿灌东周边进驻苏北、苏中，对灌东有压境之势，再次进攻灌东。为粉碎敌人的行动，我们利用内线关系，准备一举消灭东门河北德兴伪军据点，生俘其副大队长孟继禹以下 70 余人。但我们意图未能实现，天明之后，敌人即从西、北、东等几个方面突入我地区。第二天，敌人向我中心地带深入，包围我一些抗击的村庄，此时我军已运动困难。中共灌东工委分析斗争形势严峻，孙良浩同志要我送信给淮海军分区，报告情况，请求支援。当晚，他派二连护送我，并押送在德兴俘虏的伪军过盐河封锁线。当我靠近盐河时，发现平时赖以通过的交通线（五华里）已被敌集结的主力伪军占据，想找到空隙钻过去，却未能如愿，我不得不退至郭庄（工委和二区机关及部分区乡武装驻地）。上午 9 点，我们即被 500 余名敌人包围，战至黄昏，敌人因怕夜战而撤围。

二、给黄师长送信

孙良浩同志又赶来向我下达任务，要我今晚直接去三师师部，向黄克诚师长、洪学智参谋长送信，报告灌东情况，并将写给黄、洪首长的信交给我，说还是派二连送我过五障河。他说河南虽是游击区，

但这一段敌人还未封锁，机不可失。我们计算一下时间，晚8至9点，是落潮后最低水位，容易涉水通过。他嘱咐我过河之后，不顾二连（他们还有押送俘虏的任务）行动，迅速前进，越快越好，夜间走路要提高警惕，防止遇上少量敌人。最后他说：“我把这匹老马给你代步。”7点半我们离开郭庄，9点顺利越过五障河，到达南岸，然后快马加鞭，向东南方向驰进，希望争取尽快通过这20里路的游击区。途中两次遇前方人声嘈杂，都绕道前行。天明时我已行进在涟东县的中心地带，下午到了阜宁县境，打听师部在哪里。且问且走，临近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光景找到洪学智参谋长住处，经警卫通报，出来一位参谋接待我，将信交给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要一个警卫员送我到骑兵排去休息，骑兵排同志替我喂马。我合衣睡在稻草通铺上，一睡就是3个小时，睡得好香。7点刚过，我被叫起来和他们一起吃早饭。一个班围着一盆青菜煮豆腐吃起来，这是五天以来，我吃的第一顿饱饭和好饭。8点刚过，一位警卫员找到了我，他说：“首长叫你去，跟我走。”洪参谋长亲切地向我询问一些情况，然后说：“你的旅长在这里，送你到他那里去。”我说：“首长，我们灌东武器弹药很困难，只有一架轻机枪，弹药消耗也得不到补充。”他说：“噢！”望着我思索一会儿说：“调

一架轻机枪给你们，再给三个枪口炮，60发炮弹，200枚炸弹，1000发子弹，你到刘旅长那里后，即到我们供给部提取。”我极为高兴地离开洪参谋长，去见刘震旅长。他着重向我了解灌东周围敌人的分布情况和兵力，我做了较详细的汇报，他边听边记，最后自言自语地说：“4400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一位身着洗得很干净棉军服的首长，他从旅长背后绕到我对面的桌边站着，指着我问旅长：“他是哪里的？”旅长说：“就是孙良浩派来的。”他把手中的信向我晃一下说：“看到了，搞好你们那里的斗争很重要，你到外面坐一下，我们商量商量。”湖南口音很重，我一时未听明白，旅长看出我在迟疑，就说：“师长让你到外面坐一坐，我们做点商量。”我知道他就是黄师长了，立即到外间旅长警卫班等候。大约三、四十分钟，师长从房里出来了，旅长唤我进去，跟我说：“现在决定由钟伟（团长）带二十八团两个营，把你们的陈集打下来（灌东重镇），支援你们的斗争，你们要派人到薛集去迎接。”他又说：“涟东独立团也过去，活动在五障河和新响（新安镇——响水口）公路一带，警戒交通。你今晚就赶回去。”

我告别旅长之后，到师供给部去，联系给我带回去的武器弹药。炸弹、枪口炮及炮弹，已准备好放在那里，唯子弹要我自己装，他们给一个箩筐，我进到

里间房子一看，傻眼了，都散在地上有一到二尺厚，绝大部分是收回弹壳再造的，好的不多，拣一千发能供机枪使用的不容易。费了一两个小时翻来拨去，还不到200发（底部有红圈的七九子弹）。管理仓库的同志不愿意了，不叫拣，“孬好一起抓”，我说：“不行，那种子弹拿回去没有用。”他说：“怎么没有用？”我说：“机枪不能用。”他说：“步枪不能用吗？”我说：“我需要的是给机枪用的原装子弹，知道吗？”双方越争越来火，便拿起身边的电话向师参谋处“告状”，是一位参谋接的，他说：“让我跟他们讲一讲”，他说：“他们灌东很困难，照顾一下吧。”真管用！管理同志马上搬来两箱原封起来的子弹，共500发。我说：“还不够，再拣一点。”不一会他又催我走，我不好再坚持了，孬好抓够数就放手了。他们帮我把柳筐包装捆好，放上独轮车，连同机枪共用3辆独轮车，替我送到参谋处的门外。一位参谋出来和我讲：“一切办好了，我们派一个班送你到涟东独立团，再由他们派一个连送你回灌东去。”这时候我激动高兴的心情，难以用言语表达。完成了送信任务，这么多的首长接见了我，带回了这么多枪炮弹药，且援兵很快就要前往，实在是满载而归！

时到黄昏，护送我的这个班来了。夜幕初降，我们向涟东独立团出发，大约凌晨二、三点钟到达目的

地。到处门巷空空，好不容易找到他们供给科，起来一位同志接待我。他说：“我们的梁副团长、陈副政委率部队向灌东前进了，这里只留一个排，哪里还有部队派给你。”我说：“怎么办？”师部来的这个班又要回去。我紧张了，急中生智，顺手拿起电话要“苏北大队”（师部代号），“你找谁？”“请要参谋处。”也是一个参谋接电话的。他听了我的汇报说，既然他们大队已经出发了，你就不要很多部队护送了，请他们派个班吧。他们又作了交谈，我也只好接受这个安排，又上路了。早晨8点多钟的时光，看到我的前方有一个当兵的推一辆独轮车向我走来，距离迅速缩短，看清楚是孙良浩同志。我向他作了简短的报告，他说：“唉，我们已经突围出来了。”共1500余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跟着我们跑出来的群众。他说：“这样吧，你回去，要沙里去薛集和钟伟联系，何中成（他的警卫员）跟你走，马跟我到师部去报告情况，请求指示。”随后，我们即各自上路。

孙良浩是背着丢掉根据地的沉重思想负担去见黄、洪首长的。首长们听了他的报告，极其亲切慈祥地询长问短，对他没有一点批评指责。首长们说：“你们灌东坚持得不错，这次战斗也打得很好，损失不大，保存了有生力量，利用时间很好地休整，总结经验，训练干部，掌握好灌东内部情况，适当时候帮